

cmchao / September 07, 2018 08:32AM

[鄉愁與鬼故事](#)

鄉愁與鬼故事

2018.09.03 沖繩，夏威夷，認同

作者：趙綺芳

難得排在農曆七月寫芭樂文，我決定順勢寫點田野地聽來的「鬼故事」，不過就和所有的人類學故事一樣，主題都必須在跨文化的情境下重新反思。這篇芭樂文的主角ghosts，講的不是青面獠牙或長髮遮面的人造物，而是更廣泛的spirits、往往是透過每一位主述者根據她/他的認知和經驗予以命名。而在這些「鬼故事」中，主角藉著這些被不同命名的文化對象交遇的經驗，牽繫起他們和故鄉的連結。

2018 LooChoo identity conference海報主視覺

今年上半年藉休假之便，我安排三月起到夏威夷短期田野，繼續我的沖繩裔移民離散研究。我參加的第一個重頭戲，是我這幾年田野研究所關注的主要群體「御冠船歌舞團」主辦的琉球（LooChoo）認同研討會。在研討會之前，我的借宿主人、活動同工、知心好友Connie，特別邀我提早跟她回家鄉—大島（正式名稱為夏威夷島）的Kohala。Connie是「御冠船歌舞團」忠實的義工和幕後重要的靈魂人物，這幾年拜她和幾位同樣已經退休的夏威夷沖繩移民後裔所賜，靠著她們過往累積起來的人脈和豐富的組織經驗，「御冠船歌舞團」這個原先只靠著幾位古典琉球藝能的傳承者慘澹經營的非營利組織，在夏威夷全域的能見度逐漸提高。今年第四屆的琉球認同研討會，Connie更扮演起積極的角色，負責規劃前往大島Kohala的會前參訪活動。

Kohala這個大島北部濱海區域在夏威夷的歷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位置，因為這是統一夏威夷王國的卡美哈美哈一世（Kamehameha I）出身的地區、也是他還在襁褓時被抱著逃離敵人歷程所經之地，而這牽涉到一段預言：

先知預言即將出生的Kamehameha I

將會一統夏威夷，導致意欲奪權的野心份子定意將其除之而後快，Kamehameha I的母親把嬰孩託付給士兵，帶著他逃避追兵，他們在Kohala停留的軌跡，日後都轉成為地名留下歷史記憶。除了夏威夷自身的歷史之外，Kohala也是許多外來蔗田移工早期工作、隨後聚居的地區：從葡裔、華裔、到日裔、琉裔，以及後來的菲裔，包括Connie已逝的父母與開枝散葉的親戚。所以當Connie邀請我提前先跟她去Kohala準備並參加一個重要的家族聚會，我當下立即答應一起同往。

「我們今天要先去機場接一對沖繩來的與會者喔……」面面俱到的Connie一邊盯著出境的旅客，一邊跟我解釋：兩位特地從沖繩來參與琉球認同研討會的年輕人，從來沒來過夏威夷，英文能力也有限，陰錯陽差地訂錯了班機，提早一天到。還好我們也安排早到一天，可以先來接他們，然後再一起去參加Connie念茲在茲的家族聚會：她姑姑仲村女士的逝世祭拜儀式。

Connie的祖父母是入住Kohala蔗田開墾的眾多亞裔移工家庭之一，她的父親連同許多手足，也都散居在Kohala地區。然而有的時候，在夏威夷的沖繩人自己在異國打拼不夠，還得分神照養留在家鄉的老人家。就像Connie的二姑仲村女士，小時候就曾被送回沖繩去照顧她年邁的祖母。辛苦的初代移工胼手胝足，成家立業，第二代的移工家庭經濟穩定後，養育了更多的兒女，第三代的孫兒普遍接受較好的教育，以Connie和她的兄姐為例，他們得以離開家鄉前往首府，開創有別於蔗田墾區佃農的人生。然而，普遍可見於夏威夷亞裔社群中的緊密家庭連結，又不時把Connie和他的兄姊帶回這濱海的祖居地，這次甚至帶來兩名素未謀面的同鄉。

日本移民第一代，在Kohala挖溝的移工

https://fluminkohala.com/wp-content/uploads/SCP_96748_web.jpg

許多日裔移民家庭，當他們在夏威夷落地生根後，紛紛建立了日本的佛教寺廟，成為信仰與生活的中心，包含臨濟、淨土等派別。Connie的家族也不例外，她們是Kohala的臨濟宗佛寺重要的支持者。在Connie姑姑的逝世祭拜儀式中，家人邀來了當地日本佛寺的僧侶（稱為Sensei，與日語「老師」發音相同），他操著英文引導已經到第五代的孫兒們一步一步地禮拜、默禱，Sensei全程以簡要的佛教授序完成儀式，然後轉過身來以英語勉勵在座的仲村家人，生命的意義如何因著仲村女士對家人的愛而在她過世後得以見證、延續。在儀式正式終結之前，Connie對Sensei說：「我今天接到這兩位從故鄉沖繩來的客人，他們剛剛一到我老家就用沖繩語在我家祭壇向我的祖先致意，我可以請他們也用沖繩語來代表我們所有的人為姑姑禱告嗎？」

在Sensei許可之後，兩位沖繩年輕人跪坐在仲村家祭壇前，較為年長的Arata君（蓄著長髮，綁成一個過往沖繩土族男性常見的髮髻）開始以在座無人聽懂的「鄉音」和沖繩儀式中典型的雙掌手心摩擦手勢，輕聲地禱告，隨後他轉過

來向大家用日語解釋禱告的內容，而我則在一旁再摘要翻譯成英文。這個鄉音的祈禱和Arata仍然帶有強烈沖繩感的姿態，讓遠在異國Kohala的仲村家人，得到相當不同的情感滿足。結束後，Connie最小的姑姑走上前來：

「這樣實在太好了，好像完滿了一個Circle。曾經渡海回家鄉沖繩生活的二姐，在她離世火化即將要被與祖先一起安葬之前，居然有家鄉遠道而來的人為她祈禱」。

事後Connie則是相當開心地對我說：「Chifang，妳知道嗎？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怎麼那麼巧就在我二姑姑重要儀式的時候，會有兩個年輕人訂錯機票提早一天到趕上這個儀式，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」

Caption

相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當我在夏威夷與沖繩裔的移民之後聊起他們與「故鄉」沖繩的淵源時，許多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沖繩後裔，儘管不會講任何沖繩語，除了講述自己和家族長輩一起生活留下的「沖繩記憶」之外，不少人都會提到「特異」的聯繫經驗：我所熟悉的另一位沖繩裔藝術家，回憶起她第一次回鄉踏上沖繩的土地當晚，夢中遇見一位長像奇特（紅髮、矮小）而不知其名的奇物，事後她向朋友提起，朋友一聽她的形容，馬上說那是沖繩的精靈，很多人都會看到。原本生活世界中不尋常的精靈，成了故鄉接待她的最初體驗，而且非常的「沖繩」。另外則有不少已經和家族失聯的夏威夷沖繩裔鄉友，則是向我透露，在他們抱定決心要回鄉尋根之前，有夏威夷或是沖繩當地的「通靈」人士，會透過各種管道提供他們關鍵的資訊，讓他們找到線索，或甚至安排人在當場「等」他們。這些無比尋常的體驗，往往以一種超越理性或功利主義的高度，驗證著當事人他們和沖繩母文化中跨越時空卻不可割裂的繫帶。

與故鄉的聯繫，就這樣透過一則又一則真實的故事，讓原本散落在夏威夷這個高度美國化的島嶼社會中的沖繩裔移民，愈來愈堅信地認同自己從來未曾說過的語言、從來未曾謀面的鬼怪精靈、當然還有殷殷盼望的祖先們。而可期待的是，在夏威夷，未來繼續尋根的沖繩後裔，或將遭遇他們自己特有的「鬼故事」。

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使用-禁止改作 3.0 台灣版條款 授權。歡迎轉載與引用。
轉載、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，如：

趙綺芳 鄉愁與鬼故事 (引自芭樂人類學 <https://gu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677>)
